

偶像

韩倩

黑龙江大学

[1] 这趟列车本没有
不去排队把票求
我却缄默不开口
登上车就向前走

[2] 距开车约剩十分钟；车厢里来了个卖报的，26岁的小伙子谢尔盖·伊万诺夫买了一份最便宜的报纸，头版头条印有斯塔斯·安图费耶夫的肖像，登有他逝世的消息。

[3] 另一位旅客，一个军校学员买了同样的一份报纸，也看到了这消息，说道：

[4] — 安图费耶夫死了。

[5] — 他是谁？一个没戴眼睛的中年男子问道。有些人本该戴眼镜却没戴，不知为何。好像被人摘了似的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经常觉得：有人该有的却没有，却有不该有的。那位军校学员就该穿制服，他选择军旅生涯很正确，他的脸、手和声音等一切都与制服很相配。而这个没戴眼镜的男子却有该戴眼镜人的声音，谢尔盖·伊万诺夫觉得是这样，尽管他在想别的事情。没戴眼镜的男子问道：

[6] — 他是谁？

[7] — 音乐家。著名的摇滚歌手。真可惜，— 军校学员很有礼貌地说道，为自己的话显示了别人的无知，有点难为情；双手笨拙地翻开厚厚的报纸，读其他的内容。

[8] — 摇滚歌手？布吉-武吉？— 那个没戴眼镜的人问道。— 死于毒品和酗酒，或者艾滋病，— 又马上确认道。

[9] 谁也不再说什么。

[10] 一个染了红头发（她也应该有这样的头发）打扮年少的老太婆望着窗外的女孩，用手帕擦了擦干涩的眼睛。

[11] 对面卧铺包厢的侧旁，一对小伙和姑娘静静地坐着。

[12] 谢尔盖·伊万诺夫放下报纸。

[13] 摇滚歌手、作曲家和诗人斯塔斯·安图费耶夫——就是从故乡萨拉托夫前往莫斯科要找的那个人。

[14] 安图费耶夫不知伊万诺夫坐车去找自己。他不认识伊万诺夫，就像不认识自己的众多粉丝一样，事实上，他的粉丝比其他流行歌手都少。他明白了，现在一切将成过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歌曲留下来了，可以说：他的歌并非人人都懂。这就是现实。但斯塔斯·安图费耶夫人已不在，一切于他已经结束，都无关紧要了。尽管斯塔斯·不喜欢这些。这个谢尔盖·伊万诺夫知道，关于安图费耶夫他知道很多。他知道安图费耶夫哪里出生，哪里度过童年，他知道谁是他的朋友，他知道安图费耶夫结过两次婚，现在是第三次婚姻。他背下了安图费耶夫所有的歌词。他早就想结识安图费耶夫了，但一直都没有成行。如果不亲自写歌，他是不会百无聊赖地去结识。他写摇滚歌谣已经有十年了，正决定把其中几首像样的大大方方地唱给安图费耶夫。他没有唱给任何人，他自唱自听。他只相信安图费耶夫。他打听到了安图费耶夫的地址，几乎用尽最后的积蓄买了张车票，带上破旧而顺手的吉他启程去找安图费耶夫。他本可以写信或者打电话，但他不想那么做。他打算采取最无礼——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无礼，来到门前，按下门铃，说：

— 您好，这当然很无礼，但请给我一个小时，这对我太重要了。

这句话他反反复复地练习，从措辞到语调。

可是斯塔斯•安图费耶夫死了。

可以下车，回家。

不过谢尔盖•伊凡诺夫没有下车，没有回家。车动了，他去了莫斯科。